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09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一老一小

□辽宁朝阳 武星

家庭相册

“宝贝,快点,咱们去太姥爷家啦!”小丫头蹦蹦跳跳地跑来,两只小辫子上下拍打着,奶黄色的毛绒外套包裹的小丫头圆滚滚,肉乎乎。我笑着拉开了后排车门,叮嘱道:“慢点,傻丫头。”没比车轮子高多少的小丫头撅着小屁股边往车上爬边说:“妈妈,我不是傻丫头,我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好好好,妈妈的肉。”我宠溺地揉了揉小丫头毛茸茸的小脑瓜,帮助她在安全座椅上坐好。出发,迎着朝阳,回老家!

北方的天气已经渐冷,枯黄的叶子被秋风卷起,一片片在空中打着旋儿,再扑簌簌地落在地上。眼前熟悉的乡间小路,与年幼的记忆重合,我仿佛看见同样扎着两只小辫子的自己在叮当作响、四面透风的客车上,正用手扒着窗户向外看,眼里的一切尽是新奇与美妙。

后排的小丫头小嘴巴塞得鼓鼓的,依然喋喋不休:“妈妈,你小时候是住太姥爷家吗?那时候太姥爷家啥样呀?……”小孩子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四十多分钟的路程倒是热闹得紧。

我们到了爷爷家所在的村子,差点以为走错了地方,上次回来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路面坑坑洼洼,布满沙石,村口沉睡的大柳树下仿佛还坐着一群家长里短的大妈大婶老奶奶,沉寂的空气中似乎还回荡着孩子们追逐打闹的笑声……这才不过几个月,地面铺平了,柳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坦的场地和几样崭新的健身器材。

刚进外屋门,我便听见里屋震耳欲聋的电视声,掀起门帘,只见爷爷一个人坐在沙

发上。“爷爷,我们回来了!”“太姥爷好!”小丫头仰着小脸开心地打着招呼,已经89岁高龄的老人见我们来了眼底透着惊喜,手撑着膝盖缓慢起身说道:“回来啦!”说完就转身掀开箱子,翻出自己平日舍不得吃的牛奶和水果塞给小丫头。“太姥爷抱抱。”小丫头张开小手横在老人身前,老人虽耳背,但还是“听”懂了小丫头的意思,摆摆手说:“抱不动了。”而后顿了顿,踱着步子转过身缓慢地坐在沙发上,伸出苍老的手臂对小丫头说:“来,抱抱。”小丫头开心地爬上沙发扶手,小心翼翼地坐到老人怀里,叽叽呱呱地说着,她不明白太姥爷为何总是笑而不语,也不理解什么叫耳背,只管兴致勃勃地说着话,老人虽一个字也听不到,却也笑呵呵地附和着。此时此刻,不在同一频道的一老一小却是出奇的和谐融洽。

小丫头屋里屋外地跑着笑着,银铃般的笑声让沉寂的小院活泛了起来。老人驻足看着精力充沛的小丫头,笑着说:“别摔着。这淘,比你小时候还淘。”这一刻,爷爷和我都好似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爷爷也同样守护着如此奔跑的我,跑着跑着,就长大了的我……

日落时分,我们该回城了。爷爷送我们到村口,几十步的路程,我听见爷爷微微的喘声,距离上一次回老家不过几个月,爷爷的体力却明显消退,看着老人走得吃力,小丫头跑过去,把嫩嫩的小瓜子塞进老人粗糙的大掌中,一老一小,漫步在夕阳的余晖里。

“饭后一百步,气死老药铺,大孙女,走,跟爷爷上山散步去。”一老一小,追着朝阳,再伴着余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候检

□四川蓬安 王优

周六早上,七点不到,采血大厅已经人头攒动,患者与家属构成的S队形有序流动。七点十五分,各个窗口准备就绪,在护士严谨的询问和娴熟的动作中,担负着重大使命的红色液体缓缓注入小小玻璃管内。

“爸,你把左手衣袖脱了,衣服披上。”女子一边说,一边帮父亲脱下夹克,露出左臂,复将衣服斜拉上肩。老父“哦哦”地应着,有些机械地转身,伸手。“这个单子拿稳,等会窗口交给护士。我去三楼报到排队。今天检查有点多,你这个B超也要空腹。这两项检查完了,我们再去吃早饭。上午还有两个检查。”女子边说边将长长的单子交到父亲手里。老人一把捏住,手微微颤抖,脸上有些茫然失措。“抽了血自己来,门诊大楼三楼,上楼往左走。记到没?记到哦!”女子一边说,一边挤出人群,匆匆而去。

八点过几分,放射科。护士站窗口未开,窗内已有人排队等候。大厅里人越来越多,队列很快拉长,歪歪斜斜快延伸至门口。窗户甫一打开,护士开始注射药物,检查室开始叫号,重重的防护门拉开又合上,进进出出的白大褂自带神圣与希望。

一中女子挽着老妇走过来。“妈,坐这里。”女子指着我旁边的位置。“你坐嘛。”老妇一边说,一边走到我的左手边坐下。“你坐,我站会儿。”女子站在老妇面前。“你坐这吧。”我起身,挪到右边的空位。“谢谢哟。”女子和老妇异口同声,粲然一笑。

“妈,扎针痛不痛?”女子问。“不痛。就是有点热样。”女子捋捋老妇额前的碎发。“等会机器给药时会全身发热,你不要紧张哦。”“不得。又不是第一次做了。”老妇轻松松,两人说说笑笑,仿佛不是来看病做检查,而是走亲访友,结伴参加什么开心的活动。女子面容白皙,身段高挑,一身深驼色运动装,白色运动鞋,简简单单,大大方方。老妇朱红上衣,黑色金丝绒裤子,宽面大脸,皱褶里盛的不是风霜而是慈祥。

“这个要怎么弄啊?”一老婆婆走过来,手里捏着纸条。老人瘦瘦小小,背微驼。“先报到打单子。”女子立马站起来,拿过老婆婆手里的纸条,仔细看。“我弄不来呢。”老婆婆的声音怯怯的,眼神苍老黯淡。“没人陪你来呀?我来给你弄吧。”女子边说边走向自助机,扫描二维码,三点两点,机器吐出了单子。

“你女儿吧,真好。”情不自禁地,我和老妇搭讪起来。“是我媳妇哦——她就是好。”老妇笑,“我这个媳妇啊,我接她进门三十多年了,我两个没说过红脸话。”“那多好,婆媳处成这样,是缘分也是福分!”我由衷赞叹。“那是哦。这么多年,里里外外,全赖她了。”老妇的话匣子一打开,便有些收不住了。“你看她是不是不显老哇,都退休两年了。我孙子也能干,在澳大利亚留学,今年毕业了,回来了。”老妇言语里尽是幸福的味道。

女子取了单子,告诉老婆婆去窗口签字打针,见她一脸茫然,便回过头来,“妈,我们的检查还有一会儿,我先帮她去窗口处理一下哈。”“去嘛去嘛。”老妇很是爽快。女子陪着老婆婆走向队列的后边。队列缓缓移动,女子一边跟着移动,一边和老婆婆聊天,栗色的头发流泻于肩头,旋起几朵浪花。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大同小异的人间悲欢,每天都在上演。置身其间,有人麻木,有人顿悟,有人感恩。于患者而言,亲人的陪伴,陌生的善意,无异于另一剂良药。

人生况味

秋渐深,只是暂未见火红的枫。侧过身,却是一片金橙色的天地。

风挟银杏叶怅然地跌在地上,发出“簌簌”的声响。浅黄的大道上,不时有行人踏过的“哒哒哒哒”声伴奏一曲。不只是叶经受不住风的侵扰,银杏果子也不胜“风力”,纷纷下落。地上的银杏果子经过车辆和行人的碾压,在柏油路上形成一个个白圆点,是人类和自然共同完成的艺术品。

捧一枚银杏叶放在手心,叶片紧贴着温暖的掌,传递出丝丝缕缕的秋意,仔细端详,方觉叶的残破与星星点点的光斑涌动,透出了身前一片澄澈天空。或是历经了初秋的薄霜,或是被风儿吓破了胆,银杏叶泛了枯黄,只是叶边还炫着淡淡的银,与地上的一核银杏一起,像是在秋天最后的绽放与坚守。

行走在秋意渐浓的田野之上,遥望那一望无垠的金黄稻田。一片片稻谷在秋风中摇曳生姿,收割机刚结束上一家的收割又开始

了新一轮的收割。稻穗低垂,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又一个丰收的故事。我站在田埂上,感受着那淡淡的稻香,耳边是收割机工作时轰隆隆的“号子”。

新割下的稻子被堆在地上。我看着一座座金黄色的稻堆,心中早已没有了儿时的那种“冲动”。换做儿时,定会去田野间奔跑,喊叫,兴奋地跳跃,全然不顾家人的阻拦,弄得浑身稻芒,刺挠挠的。现在,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个黝黑面庞上沧桑的笑容和朝天的佝偻的脊背,还有坚实的臂膀。当乡村里的青年人纷纷背起行囊奔赴远方,在这样一个秋收时分,他们也许在宽敞明亮的写字楼内,也许在洁净严密的实验室里,也许在人声鼎沸的集市中,为生活打拼时,留守在家中的老人担起了重任,用布满硬茧的双手在尘土飞扬的田地上写下一行行赠给秋天的赞美诗。

仰望那片洁净的天空,我心中涌起了一份开朗,一份豁达,还有一份对未来的期许。

锡麟放弃了家族的承继,义无反顾投入到资产阶级革命,那是一条多么艰难曲折之路,其浩气长存!

又匆匆到了鲁迅故里,这里是鲁迅先生早年成长、生活的故土。面前墙壁上金黄色的刻字“民族脊梁”闪着光,游人纷纷驻足。鲁迅是文学上的勇士,他用如刀的笔一寸一寸剥去民众思想上的愚昧和懦弱,旗帜一样,风骨傲然于世人心。我们从三味书屋穿进后园,看高大的樟树枝叶葱茏,沿街来到鲁迅故居,随后到了鲁迅故居,走走看看,绕到百草园时,天已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用手机照了照,虚空中复原了“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

整个下午,恍如岁月的回眸,历史剪影般在眼前流转。

次日中午11点,我们到了盐官观潮点。阳光热烈,阻挡不了络绎不绝的观潮人,挤满长堤。围栏边,一个个抹着汗,望着远处,兴致勃勃地等待着。江天辽阔,似有白点在闪,来了来了,人群中爆发出兴奋的叫喊。等我看清时,一缕白线如万马奔腾,浪潮推涌,层层叠叠,巨浪滔滔,呼啸而至,如急行的战士,又像飞驰的猛士,冲锋陷阵,英勇无比。“钱塘一望浪波连,顷刻狂澜横眼前。看似平常江水里,蕴藏能量可惊天。”正是无数的他们以不屈的斗志,前赴后继地奔赴,才推涌出时代大潮的汹涌澎湃、气势磅礴。他们是我们永远致敬的“潮”!

奶奶的厨房

□江西宜春 彭胜发

舌尖记忆

奶奶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她的厨房就像她的生活舞台。每当我走进那扇通往厨房的门,总会被一股扑鼻的香味所吸引,那是来自奶奶煲汤的香气。

那时,我常常守在炉灶前,看着她慢慢地将食材化作美味的汤汁。我会坐在那张泛黄的竹椅上,看着火苗在炉灶里跳跃,汤水在锅中翻滚。每一滴汤汁都仿佛蕴含着奶奶的匠心。

有一天,我看到奶奶在菜市场上仔细地挑选着鸡肉。她用手轻轻抚摸着每一块鸡肉,感受着它们的质地和弹性。最后,她选择了一只看起来非常鲜嫩的鸡。回到家后,她将鸡肉洗净,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和一些中药材。然后,她点燃火炉,慢慢地炖煮。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厨房弥漫着浓郁的香气。我看着奶奶坐在灶台旁,不时地搅拌着锅里的汤。她的手法熟练而温柔。汤炖好后,我迫不及待地品尝了一口,鸡肉入味,汤汁鲜美。

每个季节,奶奶煲的汤都有所不同。春天,她会煲一道清爽的春笋排骨汤,夏天,她会煲一道凉爽的冬瓜火腿汤,秋天,她会煲一道浓郁的栗子老鸭汤,冬天,她会煲一道羊肉萝卜汤。她总是跟我说,煲汤需要时间慢慢熬煮,同样地,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也需要耐心等待才能收获好的结果。

如今,奶奶已经老去,每当我在厨房中烹饪食物时,我总会想起奶奶忙碌的身影。当我走遍了世界各地,我最想念的还是奶奶那个独一无二的、弥漫着汤香的厨房。

聊赠一枝秋

□如东 吴金浦

四时有景

要不要跟团观潮去?朋友约,农历八月初,钱塘江潮渐入佳境时,一起见证“壮观天下无”的潮涌,我欣然答应。

先在周边逛逛,我们分乘5辆大巴车,浩浩荡荡,首站安吉古镇。一下车,人声喧嚷,此起彼伏,在镇口刻有祥云灵兽的牌坊边、阳明桥上、廊轩下逗留,又窜到狭窄的古巷里。热闹是我们的,古镇宛若河里的水,静静流淌。水上的桥,石缝里蔓出一蓬蓬苔草;桥下的水,被岸上密密丛丛的枝叶映衬得绿莹莹;廊柱、房墙上,斑驳着水的印痕;潮湿的青石板路面,泛着水的亮光。走在其中,看店铺外一只只竹编篮、一挂挂腊鸭香肠、一坛坛酿酒、一缸缸酱油,还有墙边呆坐瞌睡的老人,脚步不觉也跟着慢了。木制导游图板上,“中国银行旧址”“师爷博物馆”“民俗风情馆”等景点图标像一只只黑船,沉入历史之河,就像绍兴师爷,曾经繁盛、荣耀、光鲜的时光,已被折叠成旧影,在记忆里沉寂。

到达东浦(黄酒小镇)时,迎面是徐锡麟雕像,阳光下,高大伟岸的他神情泰然地看向前方。他是光复会著名骨干,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发动安庆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攻占军械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惨遭剖腹挖心折磨致死。我和朋友在巷子里穿来绕去,找到了徐锡麟故居。出生于名门望族的他,从六岁开始,就在父亲的启蒙下诵读儒家经典,其父人称“梅生师爷”,寄望徐锡麟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徐

迎来潮涌

□南京 刘月雄

旅途札记